

同时代的人对容闳的看法

——析张文虎赠容闳诗二首

□ 周振鹤

内容提要 本文介绍了曾国藩幕中一位重要人物张文虎赠给容闳的两首诗尤其是一首长诗。通过这两首诗,不但可以了解同时代人对容闳的看法,使我们对容闳在近代史上对国家的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也大有裨益。

关键词 张文虎 容闳 赠诗

作者周振鹤,男,194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对于容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与贡献,现在在学术界大致已取得共识,似无须多所阐述。但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我们对其了解尚不充分。一般人只能从容闳的自述《西学东渐记》来了解其一生经历,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还有许多事实不被此回忆录收入,因此我们应当编纂一份详尽的容闳年谱,以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八十年代初,已有学者作出一个年谱初稿,虽然尚未臻于至善,但用力甚勤,所获不少,我们应以之为基础,再作进一步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中最应补充的材料之一是容闳的交游情况。通过其所交游的友人,我们不但可以知道同时代人对容闳的看法,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面貌大有裨益。我个人比较看重历史事实的重建工作,尤其注意近代史中一些二三四流人物的活动,想藉他们的经历来透视更重要的人物的全貌,因此在研究近代一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之间的关系时,发现了曾国藩幕中一位人物给容闳的两首赠诗,特提出来以供专门家参考利用。

据《西学东渐记》,容闳自己只提到其在上海的交游有曾寄圃、张斯桂(徐凤石、恽铁樵译本分别作曾继甫、张世贵,误)、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其他未及。对他在同治二至四年间,短时在曾国藩幕中是否认识了什么新朋友,则只字未提。

但是根据现存文献,他或许在上海,或许在安庆,至少结交了很重要的一位友人,那就是张文虎。张不但是曾国藩幕中的重要人物,而且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在容闳于同治二年出国采办机器时,赠其一诗。大约十年以后,又赠其长诗一首,此诗长达一百零四句,不能确定其究竟是在同治十一年容闳为留学生事赴美前,或十二年容闳又一度回国而后再去国时所赠。张文虎比容闳整整大了二十岁,但从两首赠诗所体现出来之意真情切,可以想见张、容两人交情之厚超越了年龄的隔阂,也足见张对容闳的敬重。在谈到诗本身以前,我们先对张文虎作一简单的介绍。

张文虎(1808~1885),江苏南汇人(今上海南汇)。馆金山钱熙祚家三十年,校书数百种。同治二年,客曾国藩幕,深受器重。金陵书局初开,主校席十三年,是众所周知的目录校勘学家。他所校的《史记》三家注,至今还是学者阅读《史记》的依据。这是张较为人知的一面。但张是多才多艺的人,除经学、小学外,于数学、历算也都很有造诣,却不大为人所知。咸丰年间,李善兰分别与西方传教士伟烈亚力及艾约瑟合作,译出《几何原本》后九卷和《重学》两部在中国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张文虎为《几何原本》译本作了润饰与订正工作,并主持出版。数年以后,因为战

乱,初版的《几何原本》后九卷已经罕见,张又建议曾国藩将后九卷与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前六卷合并重刊,并代曾国藩为该书写了一篇序。张文虎的交游很广,与传教士也有接触,与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出类拔萃的科学技术人物更有深交。现在尚不能最后确定的是容闳与张文虎是在上海相识还是在安庆新交,但有迹象表明他们应是在安庆相识的。

张文虎是同治二年由李善兰引荐给曾国藩的。当时曾国藩驻扎在安庆,在当年五月二十一日日记中说:“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而容闳到安庆曾国藩大营据其自述是在九月份。想来张、容二人相识很可能是在九、十月间,因为据曾之日记(同治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容预定在十月二十六日成行。容在《西学东渐记》里也说自己十月份到上海。张的第一首赠容闳的诗,亦当写于十月间。张是勤于著述的人,他死后不但留下许多校勘成果,而且还留下多种著作,反映了他一生的历程。其中在《舒艺室诗存》卷五中就有这第一首赠诗:《送容宏赴弥利坚采买机器》。这是一首五律:“再历重洋险,归来仅十年。君幼在弥国。身穷西北海。绕佛兰西、英吉里赴彼,首载地中天。弥国在地球下,与中国对足底立。世运需材急,良工利器先。乘槎非凿空,向若愧张骞。”这首诗内容明白,且标题已表明了其写作目的,无须多作解释。

但载于《舒艺室诗存》卷六的《送容纯甫再赴弥利坚》一诗则长达一百零四句,内容十分丰富,不但介绍了容闳的生涯,而且简述了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看法。作者因为学富五车,大量运用典故,而且用了许多冷僻字,故这里略作一些注解,以求时贤指正(原诗用黑体字,原注用小五号宋体字,笔者注用楷体字):

地厚三万里,径一三其周。张已相信地圆说,抛弃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看法,故有此语。**此至墨瓦蜡,路实半地球。**匹于四天下,独自成一洲。墨瓦蜡指美洲。弥国虽后起,雄与英佛侔。弥国即美国,英佛即英国与法国。**代立效契丹,择贤与众谋。贤哉华盛顿,立法今率由。**前两句说美国的选举制度与契丹相仿。容君长彼方,燥发习众咻。始诵希腊书,馀者以次

求。算理熟几何,字母别舌喉。观天训象纬,察地分刚柔。化学宗抱朴,音律徵州鸠。格物以致知,一一穷冥搜。容闳十九岁至美国,在美生活八年后归国。“众咻”典出《孟子》:一齐人习之,众楚人咻之。容在美并学习希腊文,但徐、恽所译《西学东渐记》误译为拉丁文,由此可见张文虎对容闳有相当了解。后几句,则指容所学的各门学科:几何、音韵、天文、地理、化学、音乐、物理等。**成童诣己进,自党旋升州。**此句不明,或指容闳由孟松书院升入耶鲁大学?**舍去归中华,明珠欲谁投。俗士耻奇论,矫舌张两眸。**耻同耻,容闳留学回国,带来与传统思想不一样的议论,自然使得国人感到惊诧。这说明容闳回国后是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的。**高才应出世,长揖湘乡侯。**湘乡侯指曾国藩。曾湘乡人,封肃毅侯。**秋天见雕鹗,信非凡鸟俦。**称赞容闳不是一般人物。**奉檄采轮机,再赋知北游。老马贵识途,往返不两秋。**指容闳到美国采办机器,来回不到两年,即同治二年冬出国,四年春返乡。**布衣使绝域,六命未足酬。五口既通商,彝贡沿海陬。**彝即夷,避讳而改。**利权揽华商,欲以一网收。华商日以贫,国计大可忧。君乃独奋然,陷盾仍需矛。人亦同此人,舟亦同此舟。海亦同此海,浮亦同此浮。岂有彼所能,而我必不犹。磨杵可成针,集腋终成裘。请为豹隐雾,试与豺谋羞。**“豹隐雾”意谓洁身自好。**条陈诸事宜,纤屑无遗筹。**此数句阐述了容闳的功绩,说明他曾为保护华商利权等事,上过许多条陈,同时张也表达了自己认为中国不当落人之后的思想。**径航太平洋,由广东至北弥利坚向须绕道欧罗巴,今太平洋有船则由南弥利坚直达矣,半载期归休。争驰江海间,会庆成皋牟。**《楚辞》有句曰:成皋而牟呼五白些。注:倍胜为牟。此为称赞容闳的成功。**奇肱昔朝殷,成汤毁其辘。**奇肱为传说中的国名,辘指车上的小辕木。**公旦作司南,越棠感首丘。**公旦即周公旦,传说他发明司南(指南工具)。越棠是南方少数民族。**技巧非治术,遇事聊一修。圣贤岂不知,持源慎其流。赜来二十载,世局颇谬悠。**赜是离去。从容闳学成归国至同治末为留学生事重到美国已近二十年,其间世事变迁甚巨。**喧宾久夺主,蹄迹随所蹂。乡愚眩新奇,诧为天故优。惟君幼所习,见惯无殊尤。有为亦若是,志定气自遒。古者重邦交,亦以联同仇。神尧用突厥,诸葛和孙刘。弥人素恭顺,与彼殊薰莸。弥人指美国人。其时朝野以为美国与英法等不同,不具侵略性,故称其“恭顺”,并认为其与英法之不同,有如香草与臭草的区别一样。**犬牙势相牵,排难资捍掇。苟能审彝情,毋使愆乾餗。匈奴掣右臂,西域皆置邮。国威今始****

《日知录》纂修考

□ 曹江红

内容提要 顾炎武著《日知录》，贡献甚大，影响深远。清中叶以降，研究《日知录》几成专门学问。本文就该书的始撰时间、撰述过程、成书主要阶段，进行了专题考察，希望能对《日知录》研究的深化有所助益。

关键词 顾炎武 《日知录》 纂修考

作者曹江红，女，196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

《日知录》是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著述。全书三十二卷，博及社会经济、典章制度、风俗民情、经史艺文等众多学术领域，在清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直到近年，还有多家出版社或影印、或点校，将该书整理出版。然而对于《日知录》的始撰时间、撰述动机、结撰过程等，则尚存在若干未尽明了之处。以下，准备就这几个问题试做一些考察。由于笔者水平所限，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指教。

一、关于始撰时间的判定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最近，有人认为：“是书约始撰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①。对于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的依据，他们虽然没有说明，但大概是今本《日知录》前的一篇题记。这篇题记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②笔者以为，仅仅根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情。笔者

以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他的话来说，叫做“抄书”。关于这一点，顾炎武晚年写过一篇《抄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抄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③至于顾炎武什么时候做读书札记，这篇《抄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④这就是说，顾炎武虽然早就受到“抄书”的教育，但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二十余岁，直到四十余岁才开始著书，五十余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余岁正当崇祯中，而四十岁则已经入清，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五十余岁时就是康熙初叶了。

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顾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说：“崇祯己卯，秋闱被掇，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

振，及此宜绸缪。时称同治中兴，故有国威今始振之语。谁能效长策，命尔朱轩。仲夏日甲辰，大风何飏飏。同治十一、十二两年的仲夏月都有甲辰日，但同治二年春容闳已为留学生事先期去了美国，似不可能有仲夏月送别之事。同治十二年，容闳因为中国欲购美国格林特炮之事，曾回国一趟，或许此诗作于该年仲夏。耿耿倚天剑，幸勿笑蒯缞。酌酒以赠君，去斩长黄虬。蒯缞是用草缠剑柄。此处称赞容闳是倚天之剑，虽然用草缠剑柄（大概是喻其所学为西学，为传统人士所看不惯），但却是斩黄虬的利器。

这一长诗明显是为送容闳因留学生事再赴美国而作。与上一诗相去已有十年，可见张、容两人交情非同一般。而且连容闳具体离国时间在这里也具体化了。即在“仲夏日甲辰”，很可能是同治十二年（1873年）五月二十七日。张、容之交至今似乎未见有人提起，此诗足以代表当时人对容闳的看法与态度。如果参照曾国藩日记、书信与奏稿中对容闳的评价，将使我们对于容闳在近代史上对国家的贡献有更深刻的认识。

责任编辑 王立嘉